

风吹过下关

张燕君

也许再没有一座城市能像大理这样，风的故事如此优美，风的内涵令人回味。

大理是风的故乡，位于洱海之南的下关无胜。风是下关的一大特色，无论冬夏，不分晴雨，总有清风拂面，总有风声盈耳。以无形无迹的“风”景，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下关因此被人们誉为“风城”。“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映洱海月”，以风居首的大理四景“风花雪月”不啻一块金字招牌，享誉海内外，引无数游子慕名而往。

我不是地道的大理人，我的家乡坐落在离大理有两百公里路程的无量山中。我与许多70后、80后的山里孩子一样，最熟悉的童年风景就是山外青山，外面的世界离我很遥远，去看大理的愿望在童年的我看来仿佛天文夜谭里的故事，当然也就只能羡慕地听人们在童稚的心灵里传说大理的美丽。去大理与看大海是童年时代藏在心里的两份沉甸甸的心愿。

上中学时读过大理著名作家张乃光先生写的《蓝手帕》，“风刮走了所有的日子，刮不走的是那方蔚蓝的洱海，在风里招展着，那方蓝手帕……”优美诗句至今难以忘怀，那种优美的诗境更令年少的我对洱海、对下关风无限向往，

让我对诗歌有了一层更深刻的理解。总相信大理的美是一种带着传说、带着故事、带着音韵的余味无穷的美丽，总相信大理的美是造化独钟，是其他许多美丽的地方难以比拟的。

最为有幸的是因为求学，终能与下关风相识相惜，聊解我多年相思之苦，得偿童年愿望。结伴四载，朝夕相处，经年听风，多了许多深刻的记忆，多了一段似恋人、如密友般的珍贵情缘。

记得求学初到下关的晚上，正值初秋，未褪尽的暑气伴着兴奋的心情令人难以入睡，听窗外彻夜总是车来车往。清早起来，才发现窗外是一望无垠的金黄的稻田，“彻夜车声”竟是昼夜不息的下关“风”声。闻名不如见面，初来乍到就算见识了下关风的不同凡响。

进入师专的第一门课是两周的军训。风吹军帽是调节军训呆板气氛的一剂灵丹妙药，看着满地飞滚的军帽，我们咬着牙齿，挤眉弄眼地笑，那个年轻的严肃的教官瞪圆双眼也无济于事。军训中的艰苦晨间操练，有时风雨也赶来凑趣，脸上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女生也许还掺杂着泪水，无奈之余，没少在心底埋怨下关风。在足球场上进行队列训练，迎面而来的风沙常让我们睁不开眼睛，一个调皮的女生随即偷

偷唱了句“风吹来的沙……”，教官听见微微瞪了下眼，女生赶忙立正：“报告教官！风吹来的沙——落在我的嘴里”，惹起一片笑声。

下雨天，风是难免的，也是烦人的，手中的那柄伞便须小心看护，最好尽量靠近头顶，否则伞面会有仰天翻起之虞。下关风劲的时候，你得紧紧抓住了手中伞柄，还有更可气的，一次风后我睁开眼睛，手中的伞就像被变了戏法，成了孤零零的伞柄，伞面飘飘悠悠飞向空中，像孩子们放起的风筝。

“偷衣贼”是我们送给下关风的绰号。挂在窗上的衣服虽然指派数个夹子守住，却时常有衣服不翼而飞。一次，寻寻觅觅半天不见衣服踪影，蓦然仰首却发现套挂在对面楼顶，抓耳挠腮了半天也没法弄下来，正感叹黔驴技穷时，衣服却已随另一阵风飘然而下。

一次校园足球赛，足球和鞋子一起飞到半空中，守门员看着空中飞鞋大笑，那看似就要出界的皮球却不可思议地划了道“贝氏弧线”，神奇地飞进了球门，也是令我们难忘的经典笑话。

下关风像喜欢恶作剧的孩子，让人欢喜让人烦恼。谁说不呢？

渐渐地，与下关风厮混熟了，炎夏里拂去酷热，心情纷乱时平静忧伤，竟

觉着仿佛是一个真诚的友人了。我常约一两个朋友去“听风说海”。洱海不是大海，不过是一个湖泊，但对于长于山里的我却已足够壮阔。去洱海边，看依依杨柳，看海阔天青，听鸥鸟振翼，听海风吻着海水，听渔船出港和归航时懒洋洋的汽笛，沉醉在一种和谐无间的音色协奏里。也喜欢一个人徜徉在苍山脚下的茶马古道里，听下关风在松林上沙沙作响，听虫鸣鸟唱，听隐隐约约的马蹄声，听古旧历史在耳边款款絮语。我还热爱在宿舍窗上欣赏春天碧绿的麦浪或秋天金黄的稻浪壮丽地起伏。也许血管里流淌着农村孩子独特的血液，这样的时刻，总有一种喜悦与幸福的感觉弥漫心空，语言是多余的，默默一坐就是半晌。

于是，下关风对我来说却是有形有味了。

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打过一个比方：假设苍山洱海是块璞玉，下关风就是那个专心致志的雕刻师，一笔一画、一点一滴地赋予这块璞玉温润的生命气息。雕刻师在工作结束时，对这块玉深情一吻，他们的不朽作品就像玫瑰公主一样活在我们的眼前。

灵性的风赋予这块土地十二分的神韵，十足的魅力。

记不起谁说过“欲将大理比江南”，我却欣然相信。由于有了下关风，吹得钢筋铁骨的苍山也略带温情，温柔了明妍妩媚的洱海，大理躺在山温水软的怀抱里，冬天冷风不来，夏天酷热无关，我常夸口大理比“春城”还像春城。明山丽水孕育了皮肤光滑细腻、性格温柔多情的大理人，灵秀的大理和江南也就有了许多相似之处，人都说大理文人多有江南气质，大理女孩甚至还多了些下关风般的潇洒韵味呢。

下关风是富有思想的，沐浴着下关风，每个人都是诗人。下关风是最美的诗行。感谢下关风，使我学会了思考，学会了用心去关怀身边的每件事物每个人，学会了平静地善待生命善待生活，我的求学生涯因此与风相伴，与诗同行。下关风于我无异良师。

如今，每逢闲暇或假期，我经常徘徊西洱河边，踮踮苍山脚下，重温下关风为我保留的青春记忆，细细斟酌下关风的独特韵味，接受下关风那种清凉的灵魂洗礼。风声如歌，四季不息的下关风像一个恒久的童话，永远美丽地流传耳畔。即使时光染白了霜鬓，纵然岁月掩埋了青春足迹，唯有这种恋人般的缠绵情愫、挚友般的怀念情结，今生永驻心底。

诗遇春天

字加华

所有的遇见都是美好
候鸟街上的问候
跨越千山万重的封冻
那些枯枝恍如梦醒
抽出一点新绿

空白的诗笺
是我用旧日历折叠的呼吸
播荒了的土地掩面而泣
下一个春天
我该换一身怎样的绿装

我无力阻止
你轻盈的脚步
从寒冬破冰而来
那沿河的新柳
广场上竞相怒放的玉兰
正破解季节的密码

我打开书桌上的诗历
写下几行带霜的文字
作为尘封去年冬天的邮戳
打开这个春天的门扉
携一抹绿意
唱响生命的恋歌

春雨

乌兰

春雨是一丝一丝下的
纤细到不需要行人打伞
细如牛毛
细如绣花针
一点一点滋润了
冻了一冬的大地
嗅觉最灵敏的小草最先苏醒
遥看已是青青一片
被春雨淋湿了的柳枝
柔软得在春风中做起了瑜伽

春雨如丝
落在农民伯伯的皱纹里
他们的皱纹舒展了
握锄的手
一次次地挥动
大地就一点点改变模样
一滴滴汗水入土
每一滴
都长成了希望的样子

从油菜花到紫罗兰

半个月亮

当油菜花海开出第一缕金黄
春就在来的路上
待到金黄遍野
绘就一幅幅灿烂
紫罗兰舒展笑颜
春意便随之盎然

春之女神与花神同行
紫罗兰的蓝深邃而神秘
时间仿佛静止在香气中
只为那绚烂紫色而停留

春天如紫罗兰般优雅绽放
亦似油菜花般璀璨登场
美得令人屏息
惊艳了岁月流光

桃花秀

朱晓天 撰

风花雪月 诗意大理

云南之行

丘特诺娃·伊琳娜(俄)

喘息

坐在四合院庭子里
在已经空荡的舞台前
仰望第一次走进云南的午后的天空
云高天阔的天空下
鸟儿自由飞舞的空域
此刻也只能算属于它的低空舞台

聆听寂静
每人都在上演自己的人生戏码
在粉刷过墙壁的一个空框架里

院中舞台布景旁白墙一侧
警示语依然醒目
但警告的意义此刻已渐随风逝去

保持距离
戴上口罩
扫健康码
……
秋天前这些估计会全部消失在岁月中也

突然有人说：
要不我们在这里见面吧
一年后

我们再活一年就见面吧
此处见面为了再次看到那只不知名的鸟
看它跳上灰色的屋顶
就像一分钟前

如果你真会记住
这一刻

树玫瑰

在云南
我第一次亲历普通玫瑰
插条嫁接到野生蔷薇的树干上

树玫瑰竟然开得高耸挺拔、高不可达、缤纷散落、郁郁葱葱
每朵花绽放后大小如几月婴儿头颅
每棵树此刻就是一束极奢花束
黑夜绚丽夺目，白天庄静肃穆

看着这些花儿，我想

或许
我也嫁接到五千年的中国文化树干上了
但只是一直没有意识到吧

而我依然不敢绽放
依然不停地摇晃我紧绷的花蕾
依然……

邂逅——茶马古道

赭石裸露于路边的岩石中
沿着山坡
赭石一路展现自己
好像在静待天命画师

牛是赭色的
山羊是黑色的
砂岩岩石上诞生出这片远古长满
松树和樟树的森林
与这些古老生命融为一幅自然水墨画卷

靠近每条山洞
总会不期而遇当地的神坛
还有那些方便旅人解渴的小水斗

洞穴寺院沿着峡谷两侧
紧贴岩石而生
石窟里古老的雕像
诉说着一个个古代的神佛和统治者
又回到了那个白族人开始自我认知的时代

一个正在觉醒中的
罗马王国和宋朝之间的文明

他们在群山中
世代沿袭着种植烟草、山药和玉米
在现代已经是樱桃缤纷繁茂的地方
民族本色始终与当地特色缤纷的
地衣花边
特色水墨般山石和树植
融为一体
扎根发芽

茶马之路正从脚下这条路开始
耳畔回响马匹沉重的鼻息
那是满载着普洱茶砖的马队
穿梭于眼前的石头拱桥
留下一路沁人的茶香
爬上小路
回望入口不过二十米
一晃已然驻足三小时
时间也静止于这些寺院和石窟

此刻眼前这些都已不再平凡
虽然曾经是普通山石、树木、地衣
和铁质砂岩制成的雕像
时光到底对它们做了些什么
让我如此沉醉
好像喝了一口黄泉路上的孟婆汤
游走阴阳和古今之间
也许是前世誓言，今世于这里
再次与古人的一次灵魂邂逅

〔摘自《美好生活 诗意大理》
(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 编)〕



玉石厂麻风村，后更名为玉洱村。1958年，因集中麻风病人隔离治疗建于吴家山。这座山峰在海潮河村委会千海子以东，青索村委会玉石厂以南，属洱源县江尾乡，现已并入大理市管辖。1959年，这里叫邓川麻风院，收住病人四十多人，有耕牛四条、马两匹、猪五头，每人每月生活费四元，每年发给一套单衣。邓川麻风院未能完成建院，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半拉子工程”，因此合并山石屏疗养院。有的病人不愿到山石屏，就在这里留下来。也有的从山石屏疗养院跑出来待在此地，也有村里和家人将麻风患者送到这里。这样，这里便形成了自然村。人们称之为玉石厂麻风村、小梨园麻风村、干海子麻风村、吴家山麻风村，总之，喜欢怎么叫都行，只有固定不变的“麻风村”。洱源县防疫站则称这里为玉石厂麻风村。1986年后，这里由麻风康复者杨锡全管理。

1981年，玉石厂麻风村在村病人三十四人，家属十六人。洱源县卫生防疫站皮防科医生进村体检，建立每人一份病历，给予氨苯矾规范治疗。1984年加利福平治疗，每年进行查菌判定疗效。至1987年，死亡两人，治愈病人二十八人，对还未治愈的六人，用

联合化疗方案氨苯矾、利福平、氯法齐明治疗。1992年，全部病人治愈。

此后，洱源县卫生防疫站的医生们，又成了“驻村干部”，帮他们抓生产、促经济，走脱贫致富路。全村病人治愈后不能回家的二十人，家属子女二十四人，共十六户四十四人。他们在此种植经济林木，绿化荒山近千亩，种植梅子千余株，梨树、桃树等林木五百余株，种植烤烟三十亩、农作物一百多亩，养猪十八头、牛两头、马十九匹，年经济收入两万多元，人均五百。粮食能做到自给自足，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

1999年6月1日，洱源县政府将洱源县江尾乡“玉石厂麻风村”更名为“玉洱村”，正式纳入当地政府管理。为此，新华社北京1999年12月8日电报道了这个消息。李桂科撰文《摘掉“麻风村”帽子，戴上“玉洱”桂冠》发表于1999年9月15日《中国麻风防治协会通讯》总第200期。李桂科在此文中称，玉，比喻无瑕、美丽；洱，与耳同音。“玉洱”近义“玉坠”，如同白族妇女耳垂上的玉坠一样。他们（麻风康复者）用自己的双手种植了大量的梅树、梨树等经济林木，将荒山变成了欣欣向荣的“绿色企业”。

李桂科说：“1984年，我带着皮防

科的医生来到玉石厂麻风村，生活条件比洋芋山麻风村好些，到集镇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们下决心将麻风患者全部治愈，打算让他们回家。可与大家商量时，他们都不愿回家。原因很简单，患者查出麻风病后，村里就把他们送到这里，每年还给360斤大米，有的村里还给生活费，回家就啥也没了，因此他们都不想回家。山石屏疗养院他们也不愿去，去了村里就不给大米了。我就想，不愿回家，也不愿到山石屏疗养院，那就只有待下来，形成自然村。可是他们又有子女，今后子女读书，户口转移，不能没有村名。1992年，我以洱源县卫生局的名义向县政府提出请示，将玉石厂麻风村更名为玉新村归当地政府管理，请示没有批下来。后来我每年都写请示，我不放弃，同时宣传麻风可防可治不可怕的科学道理。终于，1999年，洱源县人民政府同意发文将玉石厂麻风村更名为“玉洱村”，归当地政府管理。我们把“玉洱村”的麻风病人全部治愈用了八年，为这个村更名用了七年。”

2003年，玉洱村人自己动手挖通了四公里的车路。2004年，洱源县江尾乡划归大理市，更名为大理市上关镇， “玉洱村”从此隶属大理市上关镇青索村委会。2008年，玉洱村通电通水，在村的麻风康复者十一人，政府每月补助其生活费两百元。2016年，玉洱村村主任为罗友林，村里仍居住麻风康复者六人，家属四户十一人，康复者享受民政救济每人每月四百一十元，并有新农合医疗保障。

昔日的玉石厂，没有产出玉石，却是麻风患者的收容地。今日的玉洱村，却是洱海周边村落里的一粒翡翠，春来香雪成海，夏日浓荫匝地，金秋硕果满枝，冬至梅花竞艳。

连载 26

